



從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與 台灣的因應之道

●陳文政／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固然基於國內長期以來對擺脫二戰戰敗陰影、邁向正常國家的期待，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成就了集體自衛權解禁所需要的國內、外氛圍。中國的崛起建立在美國所主導的區域安全結構上，提供了中國在近二十餘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所需要的區域穩定。但中國雖是區域安全穩定的受益者，卻被認為是區域安全穩定的可能破壞者。中國的崛起不僅在改善民生條件、促成社會發展、擴大經濟規模，當近二十餘年人民解放軍持續維持以二位數的速度增加國防預算時，當中國開始以強勢的態度處理與周邊國家的糾紛時，美國與其他國家終於開始領悟到中國的崛起不僅是經濟與市場的議題，而是中國希望在建立經濟與軍事能力的基礎後，被承認為可以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平起平坐的大國。這對美國而言，當然並不樂見。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議題上強勢作為，不僅讓日本民眾倍覺威脅，態度向來模糊、習於在美中之間騎牆獲利的許多東南亞國家，更為騷動。一個自越戰以後的穩定區域環境，開始動搖。因此，本來敏感的集體自衛權解禁議題，理應在國內引起更大的抗議、在國際間造成更大的反彈，但中國的崛起大幅地降低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的難度。

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既與中國崛起有關，當然也會對中國崛起有所影響。目前，中國保持在東海議題對日本的壓力，積極在南海壓制越南與菲律賓，並透過「一帶一路」的西進策略厚植經濟基礎。北京清楚目前離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太平洋共主地位仍有一段距離，選擇不與美國正面對抗，用另一種「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爭取時間來建立最後必須在太平洋與美日攤牌的實力基礎。而同樣的，美國並非不明瞭北京的戰略意圖，在西太平洋的再平衡戰略，也是在整理過去六、七十年區域經營的基礎，重新整隊、擴大陣容，拉高中國攤牌的門檻，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不僅意謂著美日達成真正的「同盟」關係——而日本不再只是個被保護國，一旦美中攤牌，日本基於同盟義務，必須站在美國這邊，美、日加上澳洲，甚至部分東南亞國家的「西瓜倚大邊」效應，將使得中國挑戰美國區域獨霸地位的機會更為渺茫。

因此，雖然美國政府再三強調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是其國內內政議題，撇清美國未對



日本施壓。但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有助於美國區域地位的鞏固，符合美國國家戰略，也會產生區域安全架構的轉變。

面對此一區域安全架構的轉變，台灣如何「因勢利導」是個國家戰略層級的議題，前述區域安全架構的變化，固然可被認為有利於台灣持續保持目前獨立於中國的現狀，但在安全架構重整的過程，台灣不能停留還是受人擺佈的棋子，這不利於台灣主體性的鞏固。我們希望在安全架構重整的過程中，開啟與日本在經貿文化以外的安全合作關係，但希望不是方法，此一希望已經存在、重複幾個世代了。

國際政治既現實，也有理念；硬實力重要，軟實力亦不可或缺。台日互動已建立厚實於台美關係百倍以上的軟實力與理念上的契合，但台日之間迄今所建立的安全與硬實力上的合作厚度卻不及台美之間的百分之一。於理來講，軟硬相比，軟實力面向廣、需要時間也需要雙邊人民在文化、理念上的共同認同，在難度上遠遠超過於基於現實的硬實力合作。可是，台日關係卻呈現高反差，兩國人民往來密切、友誼深厚，但兩國政府之間的往來卻未有等比的水平，台日兩國在安全上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但在軍事互動上卻乏善可陳。因此，在深化台日關係的途徑上，軟實力的面向已自有民間厚實持續的動力。固然馬政府任內，台日關係受到很大的制壓，政府也蓄意營造反日情緒來交代其親中的立場。但這樣的反社會共識的現象會隨著明年5月自然消除，民進黨一旦重返執政之後，硬實力上的合作才是需要努力經營的面向。

硬實力的合作，有軟實力為基底固佳，但真正的關鍵是現實。現實的合作紮實基礎建立在互惠互利，不是「希望」，不是「依賴」。當我們停留在：台灣希望日本如何或台灣想要日本如何時，儘管在情感上如何的親近，現實的條件仍然會牽絆日本不去如何。未來台日關係在硬實力合作上的進展，取決於台灣能如何讓日本選擇突破現實牽絆與台灣合作，順序是重點：先要展現台灣能做什麼，而才去提台灣要什麼。

在台灣四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上，只有東京與北京最能領悟台灣地緣戰略重要性，二戰前的日本知道台灣有助於其向南拓展帝國，二戰後的日本知道台灣對於海上生命線的重要。經濟發展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知道，沒拿下台灣，中國無法在太平洋與美國平起平坐，隨時都有淪為第二個俄羅斯的風險。因此「統一是大業」，但戰略現實上，對中國而言，「統一才成大國」。台灣主體性建立在台灣對自我土地的認同上，但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建立在他國對台灣位置的認知上。我們如何以台灣主體性為起點，讓日本重新認知到台灣位置的重要性，應是切入點。在美國再平衡戰略的考量下，美國、日本積極經營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在經貿面向外，美日都積極投入東南亞國家的災害防救工作，也協助東南亞國家建立海上執法的能量——或甚至其國防軍備。就災害防救上，台灣具有充足的硬體能量，加上它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台灣可以比起任何區域內的國家（包括日本）更有效地執行海外災害防救任務。災害防救的關鍵在於：能夠將救援人力物資快速運輸至災區，而我國海軍的運量在東亞國家（不含中國）居第二位，僅次於印尼；空軍的運量在東亞國家



（不含中國）也居第二位，僅次於日本。海空運輸量總和在東亞國家（不含中國）居第二位，僅次於印尼。而這便是硬實力合作上極佳的切入點。台灣若能利用其優勢，打破國防僅用於軍事防禦的傳統思維，台灣便可以是區域在災害防救合作的節點，當台灣能在東南亞扮演災害防救任務的一定角色時，台灣便有開口的本錢。

同樣的，資安能量是台灣的強項，也是美、日希望與我國合作的重要項目。資安合作本來就需要跨國合作，而且重點在民間與公務非軍事部門，性質相對低調，可行性高，也是台灣能做什麼的選項。另外，隨著武器開發成本日高，需求數量日減，維持國防工業基礎是各國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日本與我國都遭遇同樣的挑戰，增加雙邊國防產業界的互動，鋪陳廠商橫向合作或垂直分工的機會，比起直接對日採購武器裝備來得可行性更高，更能在短期內獲得可見的成果。

台灣能做的比我們想像中得多，但真正去做的低過於我們的能量。台灣想要的比我們想像中得少，但我們去提的卻遠高於我們的需求。台日關係的未來經營，硬實力與現實面既是重點，務實便是起點。◆